

从小读国文，念中国史地，唱大时代歌曲，听外省长辈诉说他们家乡的故事，我对神州大陆就有着一份化不开的向往。在那个冷战的年代，因着两岸的敌对阻隔，我这份向往只能悄悄地藏在心坎，静静地到图片里追寻，去想象中神游。

1980年代末，《八千里路云和月》《大陆寻奇》两个节目分别在台视、中视开播。每到播出时间，我就端坐在电视机前，随着主持人凌峰、熊旅扬的脚步，恣意遨游华夏大地，深入大江南北，去探访各地的风土民情。

我是传统上所谓的本省人，在地处乡下的雲林虎尾出生长大，家族从闽南漳州来到台湾落地生根，至今不晓得已经过了多少代。我小时候的第一手外省经验，分别来自周遭邻居、学校老师以及长辈姻亲。对面的吕伯伯来自四川，隔壁的曹伯伯来自江西，房客馒头伯来自山东，小学的李老师和谈老师都来自江苏，两个姑妈分别嫁给山东人和江苏人，而爸爸最要好的朋友徐老师则是上海人。

这神州大陆又近又远，又远又近，总能勾起我血液里的浪漫情怀。1992年夏初，我带着一颗好奇的心，第一次踏上向往已久的陆地。北京、西安两大古都是我的首选，而当年被我刻意排除在外的上海，多年后竟成了我岳家的所在。

在那之后的20余年，我经常到大陆开会、旅游，台胞证换了一本又一本，足迹由一线城市逐渐扩及到二三线城市，活动的范围，则慢慢地

从点到线到面，由沿海往内地延伸散布开来。

数年前，任教的东吴大学给了我一年的学术假(sabbatical)，我选择到民国的首都南京长住。我内心暗自盘算，准备以南京为根据地，一边在南京大学读书写作，一边四处旅游，放空沉潜。

这么一段充裕的时间，这么一块广袤的大地，对我来说简直是天上掉下来的礼物，一想到就令我兴奋莫名。

去之前我想，这一年在南京附近探幽访胜，当然是最基本的。除此

## 神州壮游发想

曾泰元

之外，我还打算踏着崔颢的脚步，先到武汉凭吊黄鹤楼：“昔人已乘黄鹤去，此地空余黄鹤楼。”再同李白搭船，顺着长江到扬州：“故人西辞黄鹤楼，烟花三月下扬州。”在扬州，杜牧就是我的导游，我要让他带我见识扬州的繁华景色：“春风十里扬州路，卷上珠帘总不如。”

扬州游毕，我将转京杭大运河北上，到苏北的宿迁探访项羽的故乡下邳。再赴徐州的戏马台，去缅怀项羽自立为西楚霸王、定都彭城、观秦卒戏马取乐的豪气。接着转往皖北，凭吊楚汉战争后期项羽受十面埋伏之困、四面楚歌之苦、虞姬自刎之痛的垓下。最后抵皖东的和县，去见证项羽溃败南逃、无颜见江东父老、举刀自刎的乌江。

成者为王，败者为寇。我还打算前往位于苏北、邻近鲁南的沛县，去看看汉高祖刘邦的故乡。他曾于秦

时在当地做过小官，担任过掌管治安警卫的亭长。刘邦在楚汉战争中胜出，建立汉朝，汉初平定“英布之乱”后荣归沛县故里。当时他意气风发，宴请乡亲父老，饮击筑而唱《大风歌》：“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安得猛士兮守四方。”在沛县，我可要带本《史记》，好好地领略一下这“沛公”刘邦的发迹史。

除此之外，我还计划跟着《诗经》走天下。《秦风·蒹葭》云：“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所谓伊人，在水一方。溯洄从之，道阻且长；溯游从之，宛在水中央。”《小雅·鹿鸣》语：“呦呦鹿鸣，食野之苹。我有嘉宾，鼓瑟吹笙。吹笙鼓簧，承筐是将。人之好我，示我周行。”《诗经》里的秦地，蒹葭着白露，伊人水一方。《诗经》里的关中，鹿鸣呦呦响，野草遍地长。三千年前的伊人之水与野草之地，令人怦然神往。

诗经之旅美则美矣，成语之行同样值得期待。河北邯郸是战国时赵国的都城，我想踏足邯郸这个成语之都，去领略围魏救赵、完璧归赵、负荆请罪、邯郸学步的真意。我还想到西安郊区，去寻找泾河、渭河的汇流处，亲自考察泾渭分明，求证史书上说的泾清渭浊是否属实。我也想去古称陈仓的陕西宝鸡，遥想当年韩信明修栈道暗渡陈仓，那场打败秦将章邯的奇袭之役。

这趟神州壮游还没开始，我心中的发想已然澎湃汹涌。唐诗之旅，楚汉之旅，诗经之旅，成语之旅，一个人扛起厚重的背包，深度的考古浪漫之行，即将扬帆启程。

谁都想使自己变得聪明起来，成为有学问的人，可知识的摄取必然有一个过程。有孜孜不倦地攻读，有勤勤勉勉地著书，但在报社生涯的十余年间，有幸结识了很多的名家，曾彦修便是其中之一。

当你被派遣去一位长者家拿稿子，当你为一位老作家誊抄一篇文稿时，你千万不要认为是无效的劳作，因为在这一递一抄之间，你仿佛有一次机会向他们求教；有建立一种编辑与作者间朋友的亲密。人云，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

在《新民晚报》的“夜光杯”中有一个栏目《世象杂谈》，即对于眼前发生的事用杂文的形式记录下来，这是一种加重新闻的延续，在《新民报》的历史中是对赵超构（林放）杂文的延续，一直刊登至今。

日前读到曾彦修老在《文汇报读书周报》上发表的《读习主席新年贺词有感》，他提到一个俱往矣，我们就诚心等待一个对于最广大人民友好祥和时代的出现。他认为这是立国之本，一个真正的无价之宝。这是一种多么语重心长的新年祝愿，面对未来的夙盼。

说到曾彦老，很多人

## 神聊

邓理理

都不知道，他曾经是《新民晚报》九十年代前期发起召开的全国晚报会议后，林放杂文征稿的最高级别的评委。当时我去他那里多次送稿，看他读稿，审稿，和后来取稿神聊，读他以严秀为笔名写的杂文，送稿费。多次的交往，方懂得他的经历世事，见多识广，是长年生活的磨练所致。如他在读什么书，编什么书，研究什么问题，都能给人很大的启迪。他曾经是人民出版社的社长总编辑，对于别人文章的圈点和评价的认真，自己写作措辞的严谨是非常罕见的。面对这样德高望重的老前辈、大名家，你能有机会近距离地接触，实在是绝好的机会。也许你只能在电视的荧屏中见到他，也许你能在报刊上读到他的文，但这里和你能面对面，坐在家里，在私下的感觉是完全不同的。能有如此神聊的机会，实属难得。

人之才智，一般来说，三分理性是自己从实践中领悟的，三分真情实感是

从生活中获得的，而其余的都是间接地取之于别人的经验。设想你能直接聆听，无拘无束闲聊，那你必然终生受益。在神聊之中，见他喟然而叹，淡然而笑，或勃然而怒，言谈间忽而调侃无已，忽而疾言厉色，其间透视的是他鲜明的思想情感，每念及此，实感这些文化老人的可亲可爱。

回首我们这代人的人生旅途的确坎坷大于平坦。但是当你见到的这一位——经历过身居高位又被打为阶下囚的右派，在五七干校中种过田的老农，谈及人生的价值，他会笑曰：良知未泯，非常坦然。

他说人生有几种模式，一是跌宕起伏，大喜大悲，丰富多彩；二是平平淡淡，风调雨顺，化险为夷。二者何优何劣？中国人有一说，缺什么补什么，如果你的人生太平淡，作为一个以写作为生的人来说，似乎太缺乏色彩，太缺乏轰轰烈烈场景的感慨；可回顾建国后在文化领域你经历的风雨，你若能在年长之际依然存有平淡的感叹，实在是太幸运了。



### 知堂有《夜读抄》，忙碌一天之后，于夜深人静之时，秉烛夜读，每有所获，欣然命笔，这是何等惬意的事情。此情节直与古人相接，不见清人有《夜雨秋灯录》乎？

然我等上班一族，朝九晚五，忙碌整日，晚饭之后，读读报纸，看看新闻，就觉倦意渐上。待得洗漱完毕，卧床夜读，不几页则睡魔来袭，哈欠连天，困不可支，于是抛书呼呼大睡矣。夜深读史，然吾等俗人实与此无缘也。

但每日清晨，八点前即到单位，于空无一人之办公室，静读闲书一小时左右，天长日久，积少成多，收获也就颇为不小。知堂的夜读之妙虽不能体验，但吾今日以晨读方之，补之，不亦可乎？故以“晨读抄”命吾集也，以示“虽不能至，心向往之”之意。

## 晨读抄

郁土

进了腊月，也就意味着快要过年了。“吃了腊八饭，就把年来办”。我们这小城的大街小巷也就热闹了起来。商店、超市里人头攒动。各类促销的广告、彩旗迎风飘舞，时不时地还会有零星的鞭炮响起。菜市场里更是熙熙攘攘，鸡鱼肉蛋、蔬果瓜菜，人们在里面挑挑拣拣，讨价还价，真的是好不热闹。这就是所谓的办年货了。这种时候，空气里就充满了中华民族几千年的年味儿。

最早的“年货”据记载应该是一种驱赶凶器的神器。里面放的是一种叫作“年”的凶兽的肉。逐渐地演变成了今天各类的祭祀品和吃喝玩乐的过年享受。在这样的氛围里，我自然也不能免俗。但我的办年货，从七十年代初插队到安徽至今四十多年了，却是在“搬”年货。每年的回上海探亲，几乎都是大包小包，气喘吁吁，把安徽宿州的土特产往上海搬。

那年月，真的是什么都搬过。在农村插队时候，搬红芋干、高粱面、玉米面、花生、黄豆、香油什么的，有时还可能搬一大块生产队分得的猪肉。那年

月，什么都要票，上海也不例外，所以带回去的东西看着很多，累了一路，到家后亲朋好友一分也就寥寥无几了。虽然少，亲朋好友依然是感谢不尽。

后来进了城，生活一年一年地好起来了，每年过年还是往上海“搬”年货，但品种却是年年都有了提高。农产品基本不搬了，代之以麻油、花生、粉丝之类的宿州的土特产。依然是气喘吁吁的，累了一路，到家后亲朋好友一分，也一样的寥寥无几。大家感谢着，却少了往年的兴奋，都说，以后别带这些东西了，又重又累的。这些东西上海也有！

真的，我每年要“搬”的年货是越来越难挑选了。老百姓的日子越过越好，上海的家人对我搬的年货再不像当初那样的稀罕了。我后来就试着搬一些上海没有的而我们当地特有的产品。比如符合离集的烧鸡、夹沟镇的香糯米、杆杆镇的牛肉、大店镇的卤兔肉、汴河镇的咸鸭蛋，甚至华夏的白酒等等。一开始上海的家人倒也品尝得津津有味，但很快就会对我说，以后不要再搬了啊，这些东西上海的超市里菜市里都买得到的！一开始我还不相信，后来跑了几个上海的大超市，还真的在里面发现了符合离集烧鸡和夹沟的香糯米！

尽管如此，每年春节我回上海，总还是想着搬些年货回去。我对自己说，一年了，总不能空着手回去吧？于是我什么都不搬了，就带些宿州高滩或者



上海祥德路的老房子 (水彩画) 胡军

包庄产的青萝卜、包装好里动就要卖上百元一份，是一种所谓的贵族菜。可是当我带回去后，家人或朋友们看着盘子里金黄色的“噉了猴”，往往吓得没有一个敢动筷子，怀疑这个真的能吃吗？！

又要到羊年了。又要过春节了，又要回家了，我就想着，我还能给上海的家人搬些什么年货呢。儿子却多次在电话里说，什么都别带，你带着钱就行了，现在可是过去

## 敬亭山

邵益山

天下多奇岭，题吟有等闲？一诗传万代，只有敬亭山。

注：敬亭山在安徽宣城市郊，原名昭亭山，山上旧有敬亭，为南齐谢朓咏处。

## 心之舞蹈 (外一首) 费碟

艺身眷属人则灵，舒卷如云身自轻。起舞纯真意似水，江花雪浪只东行。

水落石出

水准石出奇事新，不忧早涝堵丹心。只哀捕蟹归期断，撒网摸鱼何须勤？！

多年前就流行去饭店定制年夜饭了，但我依然推崇在家吃年夜饭，而且是吃江都土著“妈牌”年夜饭。

不光年夜饭，我家一年四季都只有老妈一个人掌勺，而且她也是上班族，不是全职太太，光这一点，就能把她所有缺点给弥补了，只剩勤劳主妇光环。以前看过汪曾祺的写吃散文，大概意思是说愿意给别人下厨烧菜的，不会是坏人。家里日子最紧的时候是我和姐上大学期间，那时我学美术，学杂费更贵。两个女孩的大学学费——交，家里的存款几乎都没了，老妈的工资刚打卡，就都汇款给我们当生活费了。等我们毕业工作了，妈松口气说，有次老爸把工资转账给你俩的时候，兜里就只剩三十块钱，打了半辈子的麻将都自动戒了。听到这话，我觉得很惭愧，可就算这样，老妈也能在每年除夕准备一桌丰盛的饭菜，基本是一年中的“家庭满汉全席”，她的爱好和追求就是认真且隆重地过好年轻人通常觉得麻烦和头疼的传统节日。

我家年夜饭虽然不如饭店的摆盘那么精致，可冷热菜条理清晰明朗，老妈在厨房一喊“来人啊，都出来给我端哪！”马上，爸、姐、我三人就宫女伺候格格吃饭似的一个个往返穿梭于厨房与餐厅之间——端盘子，先上八到十碟子冷盘，分别是猪耳朵片、香菜拌醋海蜇、酱黄瓜与萝卜丝、牛肉片、咸鱼片、切片

松花蛋、手撕咸鸡肉、手撕咸鸭肉、地方土特产昭关盐水老鹅和邵伯香肠，有时，还买点儿“隔壁”镇江的三怪“香醋摆不坏，肴肉不当菜，面锅里煮锅盖”之一：镇江肴肉来装盘，因为冷菜过于丰盛，怕浪费，我们都大声疾呼，叫老妈不要再烧菜了，她不答应，必须再烧好几种像样的热菜，还说了除夕不宜动刀，不管是菜刀还是剪刀，必须初一吃到初五，所以只能任由她继续“炒作”下去，烧够五天的美食才罢手。热菜大致有：青椒虾仁炒松子玉米粒、蒜叶牛肚、红烧带鱼、醋醋排骨、鸡蛋卷

烩竹笋鹌鹑蛋、羊肉炖胡萝卜、江都狮子头、荸荠茄汁鸡丁、青椒牛柳、香干炒芦笋……有些菜吃了之后我们评价不高，老妈就撤了这菜，来年换个人家。当年，最不能少的是传统江都人家在年夜饭桌上都会出现的两样菜——平安菜和路路通。平安菜是清炒豌豆嫩叶尖，江都话豌豆不叫豌豆，叫安豆，用意就是吃了会一年到头平平安安；路(百)路通是清炒水芹菜(管状)，吃了很多油腻的荤菜，来两口爽口润泽的水芹菜，绝对好吃！

蹄子汤太油腻，通常我们吃了年夜饭都要来一碗榨菜三鲜汤结束这顿饱含母爱的年夜饭！童年在外婆那里，我就闻这样笋干烧肉的味道，明请看本栏。



夜光杯